

毛姆经典文库·长篇小说

# 人性的枷锁（下）

*Of Human Bondage*

[英]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李娜 译

毛姆经典文库·长篇小说

# 人性的枷锁（下）

*Of Human Bondage*

[英]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

李娜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性的枷锁 / 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著; 李娜译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6. 5

(毛姆经典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493 - 8

I. ①人… II. ①威…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1060 号

毛姆经典文库·长篇小说  
人性的枷锁 (下)

[英]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 著 李娜 译

---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---
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2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300 千字

---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493 - 8

定 价: 68.00 元 (上、下)

---

网 址: [www.qzcbbs.com](http://www.qzcbbs.com)

电子邮箱: [843195700@qq.com](mailto:843195700@qq.com)

---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730 010 - 83903973

---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##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

月亮和六便士就在眼前。是为一份六便士的生活疲于奔命，还是为仰望心中那轮明月而有所放弃？

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。它在那里值勤站岗，监视着我们，以免干出违法的勾当。

改变一个好习惯容易；改变一个坏习惯谈何容易！这是人生的一大悲哀！

养成阅读的习惯等于为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。它几乎可以助你逃避生命中所有灾难。

人们常常发现：一位卸任后的首相当年不过是大言不惭的演说家；一个解甲归田的将军也无非平淡乏味的市井英雄。

一经打击就灰心泄气的人，永远都是失败者。

## 毛姆经典文学语录

爱情需要有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，要有体贴爱护的要求，有帮助别人、取悦别人的热情；它是自私的——如无显现，便是巧妙地遮掩起来了；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腼腆和怯懦。

我们要容忍他人，如同容忍自己。

一个人落水了，游得好不好无关紧要；要紧的是他得挣扎出去，不然就得淹死。

要抬高一个人，最容易的办法是贬低另一个人。

要知道一个人的本质，让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。

人们嘴里说的请你批评，但心里要的是你的赞美。

## 第六十八章

一天早上，菲利普起床后觉得头晕目眩，再次躺回床上时才突然意识到自己生病了。他觉得四肢酸痛，浑身直打冷颤。房东太太送来早餐时，他朝着打开的房门对她说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只要了杯茶和一片烤面包。几分钟过后，又响起叩门声，接着走进来格里菲斯。菲利普和他在同一栋公寓住了一年多，除了在过道上碰到点头致意外，并无其他交集。“我听说你身体不舒服，”格里菲斯说，“觉得应该进来看看你怎么啦？”

菲利普莫名其妙地脸红了（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），轻描淡写地说不打紧，一两个小时就会好了。

“嗯，你最好还是让我给你量量体温。”格里菲斯说。

“没那必要。”菲利普烦躁地答道。

“还是量量的好。”

菲利普把体温计放进嘴里，格里菲斯坐在床边，欢快地说了会儿话，然后把体温计从菲利普嘴里拿出来细看。“看看体温计吧，老兄！你必须卧床休养。我去叫老迪肯来给你瞧瞧。”

“胡说！”菲利普道，“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希望你别为我费心了。”

“谈不上费心。你在发烧，必须卧床休息。你会好好躺着的，对吗？”格里菲斯的神态里带着一股奇异的魅力，显得既严肃又亲切，非常吸引人。

“你这种临床作风真不错！”菲利普呢喃着，微笑着闭上眼睛。

格里菲斯给他抖松枕头，麻利地牵平床单，并帮他将被子掖好。他走进菲利普的起居室寻找虹吸管，没找着，便从自己房间拿来一支。然后，他拉下百叶窗。“现在，你好好睡吧！老迪肯一查完病房，我就领他来这儿。”

似乎过了好几个小时，才有人进来看望菲利普。他感到头痛得像要炸开一样，四肢也像被撕裂一般疼痛不已，真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大叫起来。接着，就听见敲门声，格里菲斯走了进来。他是那样的健康、强壮和快活。“这就是迪肯医生。”他介绍道。

温和的老医生朝前走了几步。菲利普同他只是面熟，并不相识。老医生问了几个问题，简单地检查过，就开始开药方。“你看他这是什么病？”老医生面带微笑地问格里菲斯。

“流行性感冒！”

“没错！”

迪肯医生四下扫视着这间昏暗的出租房。“你不想住进医院去吗？他们会把你安排在单人病房的。你在那儿会得到更好的照顾。”

“我宁愿待在原地不动。”菲利普说。他不想受人打扰，陌生的环境总让他局促不安。他讨厌护士小题大做，在他身边忙活来忙活去，也不喜欢医院沉闷的洁净环境。

“先生，我可以照顾他。”格里菲斯立即接口说。

“嗯，好吧。”他开了药方，嘱咐几句怎么服用，就走了。

“现在，你得一切都听我的。”格里菲斯说，“我现在是日夜全职护士。”

“谢谢你。不过，我应该不会需要什么。”菲利普说。

格里菲斯把手搭在菲利普的额头。那是一只干燥而带着丝丝凉意的大手，菲利普觉得很舒服。“我这就把药方送到药房去调配，很快就会回来。”他很快就拿回来了药，让菲利普吃了一剂。之后，他就

回楼上取书去了。“今天下午我就在你房间里看书，不介意吧？”他下来的时候说道，“我让房门开着，你要是需要什么，就叫我一声。”

当天晚些时候，菲利普从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醒来，听到起居室有说话的声音。原来是格里菲斯的朋友来看他了。“听我说，你今晚最好别来。”菲利普听格里菲斯说道。过了一两分钟，又进来一个人，发现格里菲斯竟在这儿，非常惊讶。菲利普听到格里菲斯在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。“我正在照顾一位租赁这套房间的二年级学生，可怜的家伙患了流感。今晚不能玩惠斯特<sup>①</sup>了，老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就只剩下格里菲斯了，菲利普便叫他来。“我说，你怎么推掉了晚上的聚会呀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不是因为你的缘故，是我自己得读外科教科书了。”

“你尽管去好了，我不要紧的，用不着如此费心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菲利普的病情开始恶化。夜里，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。直到第二天清晨，他才从极度不适的睡眠中醒来。他瞧见格里菲斯从扶手椅里起身，双膝跪在地上，用手把一块块煤扔进火堆里。格里菲斯里面穿着睡袍，外面披着晨衣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菲利普问道。

“吵醒你了吗？我在生火，本想尽量不弄出声响来。”

“你怎么没躺在床上睡觉？现在几点了？”

“五点左右。我想，晚上还是整夜陪着你好。我搬进来一把扶手椅，怕铺上床垫自己会睡得太死，听不见你需要什么。”

“真希望你别这样把我照顾得太好了！”菲利普嘟囔了一句，“要是把你给传染了，怎么办？”

---

① 一种类似桥牌的四人玩纸牌游戏。



“那就轮到你来照顾我啦，老兄。”格里菲斯笑着说。

早晨，格里菲斯拉开百叶窗，通通风。一夜看护后，现在的他看起来面色苍白，神情疲倦，但仍然兴致高涨。“现在，我来给你洗澡吧。”他欢快地对菲利普说。

“我可以自己洗。”菲利普难为情地说道。

“胡说！要是你躺在医院的小病房里，护士也会来给你洗的，而我可以做得跟护士一样好。”

菲利普身体虚弱，神情倦怠，根本无力反抗，只好听凭格里菲斯给他洗手、洗脸、洗脚、擦胸和搓背。他动作轻柔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他一边洗，还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亲切友好的话。然后，他像医院里做的那样换下床单，抖松枕头，整理好被褥。“真想让阿瑟护士过来看看我的杰作，定会让她大吃一惊！迪肯会早点过来看你的。”

“我真不敢想象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。”菲利普说。

“这对我来说，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照顾病人挺有趣的。”格里菲斯把早餐端给菲利普，自己则穿好衣服出去吃了点东西。十点前几分钟，他拿着一串葡萄和一束鲜花回来了。

“你对我真是太好了！”菲利普说。他已在床上躺了五天了。

诺拉和格里菲斯两人轮流照顾他。尽管格里菲斯和菲利普同年，却像颇富幽默感的母亲般照顾着菲利普。他是一个考虑周到的小伙子，性情温和，总能给人以鼓舞。最大的优点还在于他身上洋溢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，似乎能给每个接触到他的人带去健康。很多人都很享受母亲或姐姐的宠爱，但菲利普不习惯这一套。然而，这位身强体壮的年轻人身上所散发出的女性柔和气息，却深深打动了菲利普。菲利普的病情渐渐好转。此时的格里菲斯慵懒地坐在菲利普的房间，讲着欢快的风流冒险故事给菲利普解闷。他是个爱拈花惹草的家伙，擅长调情，能同时和三四个女人周旋。讲起他为挣脱苦境而不得不采取

的种种手段，真让人回味无穷。他天生就有这样一种才能，把自己经历的一切事都蒙上一层浪漫的魔力色彩。他因债台高筑而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时，稍微有点价值的东西都被送去典当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设法活得快快乐乐，照旧挥霍无度，慷慨大方。他天生就是个冒险家。他喜欢结交职业可疑、诡计多端、善变狡诈的人。经常出入伦敦各种酒馆的三教九流人士，有很多都同他相识。放荡的女人将他当作朋友，向他倾诉她们人生的烦恼、艰辛和成功。赌棍们知道他手头拮据，不仅请他吃喝，还借给他面值五镑的钞票。他虽然考试屡屡败下阵来，却从不灰心丧气。他遵从父母的劝告，优雅迷人的温顺态度每次都做得恰到好处，使得他在利兹市挂牌行医的父亲大人不忍疾言厉色地朝他发火。“读书方面，我真是不开窍。”他乐呵呵地说，“脑子就是转不动。”生活中实在有太多的乐趣，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：度过那生机勃勃的青春期，最终取得行医资格后，他一定能够在行医这条道路上有所成就。单凭他言行举止里的那股魅力，就能治愈病人。

菲利普崇拜他，就像昔年在学校里崇拜身材高大、品行端正、精神高尚的学生一样。菲利普病愈时，两人已经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。看到格里菲斯似乎喜欢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聊些趣味无穷的乐事，吸掉数不胜数的烟卷，一点点地消磨时间，菲利普心里就生出一种奇异的满足感。有时，菲利普还带他去摄政街的酒馆。海沃德觉得格里菲斯很是蠢笨，劳森则觉得他很有魅力，迫切地想给他画画。格里菲斯生得蓝眼睛、白皮肤，满头卷发，很是入画。他们讨论的东西，他常常一无所知。这时，他就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俊美的脸上挂着温和敦厚的微笑，觉得自己身处此地就已足够增添同伴们的乐趣。当他发现麦卡利斯特是股票经纪人时，迫不及待地请他给自己透露点小窍门。麦卡利斯特面带笑容，一本正经地告诉他，要是他在某时某刻买进某种股票，现在肯定赚大发了。这让菲利普听得垂涎欲滴。他这里花花，

那里花花，早已超支了。要是能按麦卡利斯特建议的轻松生财之道小赚一笔，就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“下次我一听到好消息就告诉你。”证券经纪人说，“有时，的确会传出好消息。关键在于等待时机。”

菲利普情不自禁地遐想起来，要是能赚进五十镑，该是多么美妙啊！这样，他就可以给诺拉买件御寒的皮大衣——她实在太需要了。他四下扫视着摄政街上琳琅满目的商店，看哪些是他买得起的物品。诺拉值得拥有一切，因为她使他的生活充满欢乐与幸福。

## 第六十九章

一天下午，菲利普从医院回到寓所，准备同往常一样梳洗打扮一番，好过去和诺拉共进茶点。他刚要掏钥匙开门时，房东太太却猛地开门打开了。“有位女士想要见你。”房东太太说。

“我？”菲利普惊呼出声。他真是感到很惊讶，来人只可能是诺拉，却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这里。

“我本不该让她进来的，可她接连来了三趟都没见着你，看上去有点心烦意乱，我就让她在这里等你回来。”

菲利普急忙从喋喋不休的房东太太身边挤过去，一头冲进房间。他感到一阵恶心，来人竟是米尔德里德。她正准备坐下，瞧他进来，又慌忙站起来。她既没有走近他，也没有说话。菲利普被她的到来惊呆了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“你究竟想怎样？”他问道。

她没有回答，而是开始号啕大哭。她并没有用手捂住眼睛，两手都垂在身侧。此情此景中的她，看起来就像一位苦苦恳求雇用的女

仆，神态极其谦卑，甚至有点惹人厌。菲利普说不出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，真想转身跑出房间。“我不曾想过还会再见到你。”他终于憋出这么一句。

“我真希望自己死了。”她哽咽着说，仍然站在那儿。

菲利普没去管她。此时此刻，他只想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他的双膝在发颤。他瞅着米尔德里德，神情枯槁地呻吟着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他说。

“他抛弃了我——就是那个埃米尔。”

菲利普的心怦怦直跳。他此时已意识到，自己仍像从前那样疯狂爱着她。他从来就没停止过对她的爱。她就站在他的面前，是那樣的低声下气，那样的谦卑温顺。他真想一把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，吻遍她那满是泪水的脸颊。啊，这次分手是多么的漫长啊！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来的。“你最好还是坐下来，我给你拿点喝的。”

他将椅子挪得靠近壁炉一些，米尔德里德一屁股坐了下来。他给她配了杯威士忌苏打水。她一边抽抽噎噎，一边小口喝着。她凝望着他，大眼睛里含悲带戚，有着深深的黑眼圈。她比菲利普上次见到的更瘦削和羸弱，脸色也更苍白。

“真希望我当时答应了你的求婚。”她说。

这句话似乎搅得他心潮起伏不止，菲利普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他没法再像刚才那样强迫自己和她保持距离，而是伸出手来搭在她的肩膀上。“遭遇这样的困境，我真为你难过。”

米尔德里德把头靠在菲利普的胸膛上，哭得歇斯底里。头上的帽子有些碍事，她一把扯了下来。菲利普从未想过她会哭成这样，搂着她，吻了又吻。这似乎使她平静了些。

“你一向都待我很好，菲利普。”她说，“这就是我知道可以来找你的缘故。”

“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啊，我不能！不能！”她叫喊着，想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去。

他蹲下来跪在她的身旁，把脸颊紧贴着她的。“你难道不知道没有什么不可以对我讲的吗？我永远都不可能为了什么而责怪你。”

她把事情一点点讲给菲利普听，有时候哽咽得厉害，菲利普几乎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。“上周一，他到伯明翰去，答应我周四会赶回来。可周四他并没有回来，周五也不见踪影。于是，我就写信问他出了什么事，可他连信也不回。我又写了封信，说要是再收不到回音，就动身去伯明翰找他。然而今天上午，我接到律师来函，说我无权对他提出要求，并且声明我去骚扰他的话，他会依法寻求保护。”

“荒谬！”菲利普大叫起来，“一个男人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妻子呢！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”

“嗯，是的。周末那天我们大吵了一场。他说讨厌我，但他以前也这么说，最后还是会回头来找我，我当时也没当真。当我告诉他就要生宝宝时，他是那么惊慌失措。我尽可能瞒着他，可再也瞒不住了，不得不告诉他。他说这都是我的错，还说我应该更懂这些事。你听听，他对我说的是些什么话啊！我很快就发现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他就这样抛弃了我，一分钱也没留下。他连房租都没付，我也没钱去付。房东女人就对我说——哎，要是照她说的，我都成骗吃骗住的贼了！”

“我以为你们会租一套公寓呢。”

“他嘴上这么说，但实际上只在海伯里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子而已。他就是这样小气抠门，还整天埋怨我铺张浪费。他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，哪里给了我铺张浪费的资本。”米尔德里德有一种非凡的本领，能将鸡毛蒜皮的琐事和至关重要的大事搅在一起。

菲利普听得困惑不已，整件事情他还是摸不清头绪。“没有男人



会是那样的无赖、恶棍。”

“你不了解他。现在，我不想再回到他身边，哪怕他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愿回去了。我当初竟然考虑跟他过，真是愚蠢！而且，他也不像当初说的那样挣得了那么多钱。他谎话连篇，跟我说的都是骗人的鬼话！”

菲利普沉思了一两分钟。她的愁苦与不幸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，菲利普哪能只为自己着想呢。“你想让我到伯明翰去吗？我可以去见他，设法让你俩重归于好。”

“噢，根本不可能。他现在绝不会回心转意的，我知道他。”

“但他必须负担你的生活费。这一点，他是无法推脱的。我不懂这些事，你最好去找个律师问问。”

“我怎么能去呢？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。”

“我来支付这笔费用。我会给律师写封信，就是担任我父亲遗嘱执行人的运动家。你愿意现在和我一起去找他吗？我估计他还在办公室。”

“不，把你写给他的信交给我吧，我单独去找他。”此时，她稍微平静了些。菲利普坐下来把信写好。接着，他又想起她现在身无分文，幸好前天刚兑了张支票，眼下还可以给她五镑。

“你对我真好，菲利普。”她说。

“能为你做些事，我很高兴。”

“你现在还喜欢我吗？”

“当然喜欢，依如从前。”

她将嘴唇凑上去，他吻了吻她。她的这一举动包含着一种情感上的屈服，而他以前从未在她身上看到过这种屈服。就凭这点，他往昔所受的种种痛苦也都值了。待她离去后，菲利普发觉她竟在这儿呆了足足两个小时。他现在非常快乐。“可怜的人儿！可怜的人儿！”他

呢喃自语，内心里升腾起前所未有的爱情赤焰。菲利普这一整天都没想到过诺拉，直到八点收到一封电报。还未打开，他就知道电报一定是诺拉来的。

出了什么事？诺拉。

菲利普茫然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回复。诺拉此时正在一出戏里担任配角，他可以像往常那样，偶尔在她演戏结束后去接她，两人一起漫步回家。但这天晚上，他整个身心都反对他去见诺拉。他考虑给她写信，可又没办法像往常那样称呼她为“最最亲爱的诺拉”。最后，他下定决心去拍个电报算了。

抱歉，脱不开身。菲利普。

他在脑海里回想着诺拉的样貌。她那高颧骨、面色无光的丑陋小脸，让菲利普生出些许厌恶。一想到她那粗糙的皮肤，菲利普就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他知道电报发出后，还得采取某些措施。不过，有了拍电报这个便宜，他就将之后该采取的行动一拖再拖。第二天，他又发了封电报。

遗憾，不能来。等写信说。

米尔德里德提出下午四点钟过来，菲利普不愿告诉她这个时间不方便。不管怎样，先来后到。她毕竟是先来的那个，菲利普觉得为她抛下诺拉也无可厚非。他心急气躁地等着米尔德里德，站在窗前眺望。一看到她的身影，便亲自跑去开门。“怎样？见到尼克松律师

了吗？”

“见到了。”她回答说，“他说那样做没什么用，无法可想。只好我咬紧牙关，独自承受了。”

“你怎么可能承受得了！”菲利普惊呼出声。

她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。

“他有没有给出理由？”菲利普问道。

她递给菲利普一封皱皱巴巴的信。“这是你写的那封信，菲利普。我根本就没用过。昨天，我没法跟你说，真的没法跟你说。埃米尔并没同我结婚，他也没法那么做。因为他已有人妻，还有三个孩子。”

妒火中烧，痛意翻滚，菲利普给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急流冲得差点垮掉。

“我也不能回姨妈那里了。眼下除了你，我是别无他人可求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走？”菲利普声音低沉地问道，极力克制着自己，提醒自己要冷静，再冷静。

“我不知道。起初，我并不知道他是个已婚男人。等他把这事告诉我时，我当面教训了他一顿。那之后好几个月，我都没再见到他。当他再次来到店里并向我求婚时，我也不知道中了什么邪，情不自禁就想跟他走。”

“那时你爱他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他说的那些话，想想都让我禁不住发笑。有件关于他的事儿——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后悔跟着他，因为他答应每周给我七镑生活费——他说他每周能挣十五镑，可这一切都是骗人的！他根本就挣不到十五镑。那时候，我非常厌恶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店里上班。我和姨妈的关系也不好，她根本不把我当亲戚看，而是当奴婢一样使唤。她说我应该自己整理房间，要是我自己不收拾，就没人会给我收拾。哎，要是那时我没被他的花言巧语蒙蔽该多好啊！可当他走

进店里问我是什么想法时，我真是情不自禁啊。”

菲利普从她身边走开，坐到桌子旁，双手掩面，感到深深的耻辱。

“你没生我的气吧，菲利普？”她可怜兮兮地问道。

“没有。”他回答道。同时抬起头，目光却避开她，“我只是觉得深受伤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，我当时爱你爱得发疯。但凡能做的，我都做了，就是想能在你心里拥有一席之地。我以为你根本不会爱上任何人。现在得知你竟然为了那个无赖心甘情愿牺牲掉自己的一切，觉得实在令人发指。真不知道你究竟看中了他哪一点。”

“太对不起你了，菲利普。后来，我后悔死了。我向你保证，真的后悔死了。”

菲利普脑海里浮现出埃米尔·米勒的身影：他脸色苍白，给人不健康的感觉；一双蓝眼睛，眼神游移不定，闪烁着诡诈的光芒；面相俗不可耐，透着几分精明；身上总是穿着亮红色的针织马甲。菲利普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。

米尔德里德站起身子，走到菲利普跟前，双手搂住他的脖子。“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曾向我求过婚，菲利普。”他抓住她的手，抬头凝视她。米尔德里德弯下身子，吻着他。“菲利普，要是你现在还想要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你喜欢的事。我知道你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。”

他的心猛然僵了一僵，她的这番话让他想吐。“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，但我不能那样做。”

“难道你不爱我了吗？”

“当然爱你，全心全意地爱着你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在幸福来临的时候抓住机会好好享受一番呢？你知